

# 爱心向“黔”进

■王含丰

高路窄，路旁悬崖壁立，没多远就突然来个急转弯，袁道银的心始终在嗓子眼吊着。

定点帮扶的阳光小学位于纳雍县化作苗族彝族乡野鸡落村。这所方圆数十公里内唯一的小学仅有8名教师。他们不仅要完成6个年级182名学生的教学任务，还要搭伙烧饭、照顾学生、打扫卫生。尽管条件艰苦，师资力量薄弱，但在山里人的眼中，这所学校承载着大山的希望。

袁道银背着沉甸甸的包裹，走进阳光小学。学校是山腰上的一座旧楼，教室地面上的黄土混着积水，黑板破旧，课桌残缺不全，有些桌腿是用砖块垒起来的……即便早有心理准备，但眼前的景象还是深深触动了这个年轻的军校学员。

第二天一大早，在校长谢志昌的带领下，袁道银先后走访了20多户贫困学生家庭，给他们送上同学们准备的爱心礼物和信件。

当时正值暑假期间，田间地头常常能看到正值学生们背着大大的箩筐在割草、挖土豆。他们中不少是留守儿童，小年龄还要照顾老人、照顾弟妹妹。目睹这一切，袁道银心中泛起的不仅是心疼，更有敬佩。

“3天的山乡之旅，有辛酸，有感动，更有震撼。看到孩子们在贫穷荒凉的大山深处，仍然保持着对求知的热切渴望，我下定决心，要尽自己所能长期帮下去……”返程路上，袁道银在日记本上记下了这次爱心之行的所见所感。

## 二

盛夏七月，又到一年毕业季。学员们整理行装，即将奔赴新的战场。

“教导员，我想把自己的三等功奖金捐给纳雍山区的孩子们。”毕业前的一天晚上，学员严北生敲开了教导员张锐的房门，汇报了他的想法。

严北生是优秀士兵提干学员，原部队驻地在武汉。毕业之际，他主动放弃大城市的机会，志愿到海拔4000多米的西藏某边防部队工作。当天，队里刚刚宣布了他的毕业分配命令和立功通报。

严北生的举动让张锐很受感动。他没想到这个平日里大大咧咧的学员在奔赴边疆之前，还牵挂着山区的孩子们。

第二天，毕业告别仪式刚刚结束，严北生径直来到队里的捐款角，把三等功荣誉奖金全部放进了捐款箱。和严北生一样，队里所有赴艰苦偏远地区的立功学员也纷纷拿出了自己的立功奖金。

如今，在学员22队，每一届毕业学员在离队前，都会自发地组织一次捐款仪式。这已经成为学员毕业仪式的一个特殊环节。

2020年7月，“爱心向‘黔’进”活动迎来第11个年头。毕业前夕，荣立一等功的学员卢超作为代表，带着战友们捐赠的爱心助学金，奔赴贵州山区。

清晨，烟雨蒙蒙，汽车驶向纳雍的大山深处。在老师的陪同下，袁道银首先走进的是四年级学生龙霞家。龙霞的父亲早逝，母亲改嫁。除了上学，她每天还要砍柴、做饭、照顾身体有残疾的爷爷奶奶，稚嫩的肩膀早早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担。看到老师和解放军叔叔到家门口了，龙霞把家里的板凳擦了又擦，热情地招呼大家坐下。卢超将助学金郑重地递到龙霞手上，并当即决定与这个11岁的小姑娘结成帮扶对子，资助她完成今后的学业。龙霞手捧助学金，眼里盈满感激的泪水。

山路蜿蜒，爱心团队一行人跋涉在泥泞的山路上，前后走访慰问了10多位师生代表，把爱心和温暖送到大山深处。

回校后，按照惯例，学员队第一时间组织了一次“爱心向‘黔’进”活动分享交流会。

“大山深处写满生活的艰辛，却也孕育了孩子们最朴实的笑容。很多人没有目睹过城市的霓虹，却从不抱怨大山的贫瘠，更不吝自己的笑容。小小的教室、薄薄的手书，寄托着他们的梦想和对未来的向往。愿有越来越多的同学加入我们，一起守护孩子们的梦想！”交流会上，卢超给同学们讲述着自己的感受。这位曾获得国际军事比武第一名的钢铁硬汉十分动情。台下学员们静坐倾听，爱的火焰在内心升腾。

12年来，一茬茬学员像接力棒一样，把扶贫助学的赤诚之心传承延续。

“以前都是把助学金平均分给贫困学生，对于特别困难的学生没能给予重点帮扶。”

“直接给现金可能会被孩子的父母用来补贴家用，怎样保证专款专用？”

“我们倡导大家捐一些书籍和衣物，给孩子们更直接的帮助。”

每年的“爱心向‘黔’进”策划会上，学员们都会提出各种改进意见。这群具有创新精神的军校学子群策群力，让帮扶计划在规范有序的执行中不断创新。学员队建立了贫困学生档案，用善款成立了“爱心基金”“助学金”和“奖学金”等，加强对特困家庭的定点帮扶，并对学习成绩优异的孩子们进行奖励，激励他们好好学习，实现梦想。

学员们持之以恒的付出，汇聚成爱的河流，托起一条条满载希望的小舟。

## 三

红色的烛光、斑斓的彩灯，一个眼里噙着泪水的小女孩在一群军校学员的簇拥下，对着生日蛋糕默默许下愿望……

小女孩名叫林蕾，是贵州纳雍阳光小学三年级学生。“这是我第一次走出大山，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和解放军叔叔们一起过生日，也是我过的最有意义的一次生日。”林蕾激动地说。

2019年5月，“爱心向‘黔’进”活动开展10周年之际，林蕾等10名师生代表受邀来到南京，跨越千里寻找“爱的源头”，与学员22队共同开展“爱心十年，

着黑影。尽管有些紧张，我还是高声询问口令：“站住！口令！”对方立马停住并回答“蓝天”。口令对了，是自己人，我一下子轻松了。听到反问，我赶紧回答：“白云。”对方走近，原来是队长查岗。

队长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问我怕不怕，我当时嘴上逞能，大声说不怕。终于等到换岗，我才感觉到汗水已经湿透了内衣。

在学员队的日子里，对我帮助最大、照顾最多的是头头头睡的班长。他人帅气，又有灵气，比我还小几岁，却磨砺得成熟老练，军政素质高，学习成绩棒，还能写一手好字。

风雨之夜站岗的第二天，班长看出了我的心理波动。再次轮到我站岗时，他坚决要先陪我站岗，接下来再站他自己那一班，这样他每次必须站4个小时，直到我能独立站岗为止。有一次我身体不适，他甚至让上一班岗的哨兵直接叫他，他一个人站了两班岗，让我好好地睡了一觉。

什么是战友情？什么是兄弟爱？这该是最好的诠释。几十年后的今天，当我写下这个故事时，那些难忘的记忆、深厚的情谊，回忆起来依然像当初一样真挚、亲切、温暖。

有一次，学员队聚会，战友们聊起了站岗，个个眉飞色舞。有人说真想回老部队再站一班岗；有人说再回部队，你们的岗我都替你们站了；老班长说，都别替了，如果有可能回部队，我们共同站一班岗，一起品味站岗的滋味，一起感受履行神圣职责的庄严。那一刻，追忆逝去的青春岁月，回味曾经拥有的战友情深，大家分明从彼此热烈的目光中看到了一份深深的自豪和感动。

##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如果把丹东这座城市喻为鸭绿江边一位楚楚动人的淑女，那么，凤凰山就是她腰间一块玲珑剔透的碧玉。

朝鲜停战后，我们野战救护所全体成员随归国的志愿军进驻凤凰山脚下的吴家崴子村。只见盛夏的凤凰山山谷幽深，树木苍翠，那些叫不上名来的山花烂漫地开着，芬芳浓郁，香气袭人。山谷间，溪水潺潺，微波荡漾。每日，凤凰山朝披烟霞，暮浴夕照，犹如一幅天然的画卷展现在我们眼前。

凤凰山的古建筑多建于明清，黄顶红墙，飞檐翘角，格外醒目。史传，每年农历4月28日为凤凰山药王庙会，后改为山会。每逢山会，游客接踵而来，热闹非凡。尤其是凤求凰的故事，像凤凰山里会唱歌的花溪水一样流向远方。

那天，我问救护所的护士卢维廉：“卢姐，啥叫凤求凰？”

我冷不丁的提问让卢维廉感到很突然，军帽下那俊俏的脸蛋泛起淡淡红晕，然后她睁大眼睛瞪了我一眼：“小孩子问这干嘛？”

说完，她转身走了。这位英姿飒爽的志愿军女护士刚满20岁，与一般女子不同，经过战争的洗礼，她的青春花季多少还带着一点火药味儿。

这时，我们那班子江急急匆匆赶来，手里拿着一封信，对我说：“从凤城县赶来的张所长让我把这封信传给你。”

我打开信封一看，里面还有一封信，信皮上写着“请把信交卢维廉亲启”。噢，是让我当二传手。我立马到护士办公室，把信送给卢维廉。

卢姐听说是张所长的来信，惊讶地说：“抬头不见低头见，写什么信呢？我不看。”

我说：“卢姐，你不能不看，万一有重要事呢。”

“我忙着呢，我要去给伤员换药。”

“我替你去换药，你先看看信，人家在所部等着呢。”

“让他等去吧！”

说到这里，通信员小刘来了，对卢维廉说：“所长、教导员叫你马上到所部！”

卢姐走后，我背上水壶，端着医疗盘到病房给伤病员送口服磺胺消炎药。乡村林荫小道旁，挺拔的杨树直插云霄，河边垂柳枝上蝉鸣震耳。

回到护士办公室，我见卢姐坐在土炕沿上，默然不语。一向天真活泼的她今天怎么了有了心事？卢姐告诉我，她去了所部。没想到，盛所长、贾教导员和张书诚都在那里。

张书诚是1940年入伍的老八路，晋察冀白求恩恩医校毕业。入朝后，他曾担任过野战救护所的所长，是卢姐和我的老领导。那天，张书诚从凤城县赶来，是求所长、教导员当月老，给他和卢维廉牵根红线。

闻听此言，羞得卢姐啥也没说，敬了个礼，一溜烟儿跑了。张书诚从后面追上来，塞给卢姐一支钢笔，作为定情物。隔了数日，张书诚从老家河北唐县探亲回来，又写信让我交给卢维廉，我又当了一次二传手。

# 凤凰山之恋

■侯炳茂

信交给卢姐时，她微笑着对我说：“你可别偷看写给我的情书啊。”

我对卢姐说：“你就是给我十个胆，我也不敢呀！”

就这样，从朝鲜战场胜利归来的张所长和卢姐悄悄地谈起了恋爱。这种恋爱生活，恰似凤凰山上的雾，虽然看不清，但有一种朦胧的美。作为战争的幸存者，他们更懂得生命的意义，更珍惜战争胜利后的爱情。战友们都羡慕这一对恋人，赞扬说：战争的暴风雨袭来时，他俩奋不顾身冲上前线，把生死置之度外；风雨过后，他俩一起迎接美丽的彩虹，享受爱情生活的甜蜜。经过血与火、生与死考验后的爱情，只有军人才更懂得其中的珍贵。

张书诚与卢姐虽然是初恋，但他俩可以说是老相识了。他们从1951年初入朝，经五次战役和之后的防御阻击战，一起在野战救护所共事，到1953年7月27日停战后回国，结识两年半有余，彼此很了解，所以他俩的恋爱如深水无波，平静地流淌。

那是一个难忘的周日，张书诚从凤城县城翻山越岭赶到吴家崴子村与卢姐相会，没料到遇上了一场滂沱大雨。雨借风势，呼啸而来，覆盖了凤凰山。张书诚从救护所借来一盏马灯，翻过黑黝黝的山，越过黑黝黝的岭，前来看望卢姐。张书诚记得，在炮火纷飞的三八线，他经常提着马灯夜巡回诊，灯光照亮了一个个伪装隐蔽的防空洞。那个夜晚，为了爱情，马灯照亮了凤凰山崎岖的山路，也照亮了一对军人崭新的生活。

那个年代，军人的婚礼十分简单。卢姐和张书诚在战友们的簇拥下，就在凤凰山下的农家小院举行了婚礼，喝的喜酒是“百年凤城老窖”。婚后他俩夫唱妇随，一起到了边防部队医院工作。如今，张书诚已经去世，现年88岁的卢姐在干休所休养。我们每次通话，都会聊起凤凰山的美好回忆。

岁月的风，一次次把凤凰山上的云吹走，又一次次吹来，但始终没有吹散我对凤凰山刻骨铭心的记忆。印象里，凤凰山神奇、灵秀、美丽，而比凤凰山更美的是从朝鲜战场归来的志愿军的爱情故事。



绿水青山我的家(局部)

伍艳辉作

长 征

第5314期

# 真想再站一班岗

■宋增建

## 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好钢是炼出来的，好刀是淬火锻打出来的。站岗是我在军营最初的淬火，它让我锤炼了胆魄，收获了友谊。

学员队的学员白天要学习训练，承担岗哨任务都是晚上。当时，我们学员队担负的夜岗每班两小时，每晚4班岗，从九点半熄灯上岗到次日早晨五点半下岗。

大家最怕的是午夜过后的几班岗。那时正是贪睡的年纪，白天的学习训练强度大，晚上头一挨枕头就进入了梦乡。凌晨当你睡得最香的时候，突然从美梦中被唤醒，那滋味难受极了。也有的同学刚被唤醒又睡着了，让等着交岗的人急得跺脚。

当时，我们学员队的外哨主要负责守卫武器弹药库。弹药库在一个大山坡上，被围墙及铁丝网围得严严实实。密林中有一个大铁门，一条羊肠小道通向地库，显得神秘阴森。哨位在山顶，只有一个简易哨棚。

我第一次站外岗，是熄灯后的第一班

岗。班长把我带到哨位，交代完注意事项，强调了“口令”和“回令”，便返回了。

那晚月亮特别圆也特别亮，把整个山岗照得如同白昼。我虽然有些紧张，但由于当时是上半夜，听得见周边围道上汽车飞驰的声音，看得清警备库房的地形地貌和远处营房的灯光，心中也就没那么紧张了。我瞪大眼睛，来回巡视，好不容易熬过了两个小时。

第二次上岗就没那么幸运了。那天雨骤风狂，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穿着雨衣，鞋子很快湿透了，脚像踩在冰上。站在哨位上，我感到周围草木皆兵，危机四伏，内心的紧张让时间过得无比漫长。我紧紧地攥着手，手都攥疼了。

突然，我发现不远处一个长长的黑影正面向着我，脑袋在动。我跺了跺脚，目标不动了。我站立不动，那个东西又动起来，还沙沙啦啦作响。那一瞬间，我的血液仿佛凝固了，拉开枪栓，瞄准黑影，高喊：“口令！”对方毫无动静。随后，我蹑手蹑脚挪到黑影跟前一看，原来是一个大木桩，桩子上挂着一块旧油布，被风吹得哗哗啦啦作响。

我刚松了一口气，黑暗中又闪出一个影子。这个黑影径直向我移来，我的心一下子又提到了嗓子眼，眼睛一动不动地盯

